

天涯诗海

在海南赶海

(外一首)

■ 黄伟兴

假日海滩的沙子晒得发烫
浪花追着阳光跑向远方
退潮后贝壳还躺在沙滩上
与我一同眺望远方

从五源河边骑车穿过绿荫
车铃一响,惊飞一群蜻蜓
细小的翅膀,有着湿地的气息

看着傍晚荣山寮的渔船出海
落日把船头染成金黄一片
赶海的人弯腰捡贝壳
那些身影映在潮湿的滩涂上

夜晚的渔村亮起一抹灯光
星星般点缀在草丛之间
火山口的风轻轻吹过身旁
我嗅出椰香和荔枝的清甜

西海岸的渔村

荣山寮黄昏叙事
傍晚,我支起帐篷
烤架上的盐粒滋滋响
海风轻风吹过
檐角也跟着晃了晃
沙滩上的贝壳
与我丢下的小石子一样

老房子的墙皮有些脱落了
青苔顺着砖缝慢慢爬来
透过玻璃窗
就能看见海浪叠起的浪花
想坐在窗边喝杯咖啡
旁边的小猫
正盯着翻开的书页发呆

当潮水退下去
露出湿乎乎的海涂
旧船板在木栈道下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太阳落进大海后
咖啡馆开始亮起暖灯
像是漂在夜色里的小灯笼

屋檐下的铜铃还在响
把墙上的光影摇得美丽
磨盘上睡觉的萤火虫醒了
这一晃啊
咖啡杯里的奶泡
也有了被人记住的地方

节气

■ 杨莽

像一种固定的符号
盛开成外形各异的花
鱼尾纹从半坡的河里爬上岸
星星若隐若现
一场又一场闹剧
经过风雨的侵蚀
斑驳成一样的流水
一样的说辞
栖上飞檐的风铃
在远古的风情中叮叮当当
只有风花雪月
是一部翻不坏的书
一个看时间的老人
看传说看风雨
直到看出
一年二十四张面孔



壶口瀑布现彩虹,众人围观。 蒙海龙 摄

夏日的壶口瀑布万马奔腾,是中国第二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我们是从山的西侧观赏的瀑布。

眼前的黄河水奔腾咆哮,千里黄河奔流至此,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狭如壶口,黄河裹挟着泥沙一路而下,从300米宽陡然缩减为20至30米的宽度,1000立方米/秒的河水,从30多米高的陡崖上倾注而泻,落入悬崖,往下一层,再往下一层……无数层的飞流更急、更窄、更快……由此形成了万马奔腾的黄河第一瀑布。

眼前是一大锅正在沸腾的水,远方的黄河水正悠悠闲闲地驰骋着,而

前方遭遇30多米的大悬崖,来不及细思多想,就这么齐齐跌落,而后面又有无数的黄河水在此汇聚跌落,前仆后继吼声震天,震耳欲聋。而窄窄壶口一下子无法承接如此之大的黄浪,这一股股黄浪水沿着壶口的两岸继续往下倾泻,有的跌落谷底,有的沿着两岸错落的石壁流去……

后浪推着前浪,迅猛而快疾,一层叠一层,无数层叠浪在壶口呼啸而下激起几丈高的水雾。站在岸边,水雾扑面,奔腾的浪花犹如雷鸣贯顶使人不敢靠近,似乎一旦靠近就会随着那层层飞浪跌落万丈深渊。

而那无数的黄色水浪似乎在人

类的害怕中更显自傲,一层跌落一层,震天吼声一声高过一声,似乎在嘲笑人类的胆怯,而他们头也不回,丝毫不见任何犹豫,也从不思考下一站会在哪里,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向下再向前,最后向东奔流。正应了李白所说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岸边是层层叠叠的岩石夹杂着黄色的泥沙,千百年来,沧海桑田,黄河日日奔流,这些岩石上的沟沟壑壑,坎坎坷坷是岁月的痕迹。那些岩石千百年前无从知道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是被黄河流水磨平了,还是被黄河流水切割磨砺得如此,水

时光荏苒

作家柳青曾指出:“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这句话,如同悠悠岁月中的一记重锤,时常在我心海中激起无尽的波澜。高考,那场关乎命运、关乎梦想的考试,无疑是这紧要几步中的重中之重,而高考填报志愿,更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一环。

39年,弹指一挥间。然而,那些关于当年填报志愿的点点滴滴,却如同一道道深深的疤痕,刻在我的心灵深处,每当触及,便隐隐作痛。

1986年,我踏入了高考的考场,那时实行的是先估分后填志愿的制度。自幼,我便对医学怀有浓厚的兴趣,立志要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因此,在填报志愿的那一刻,我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目标——同济医科大学。

同济医大,那时还属于第二批次招生。我深知自己的实力,估分后更是信心满满,完全有把握上一类线。

但我心中只有同济医大,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类学校的志愿填报。

那天晚上,我沉浸在一个美好的梦中。梦里,我穿着干净整洁的白大褂,在无影灯下娴熟地给病人做手术。那手术刀在我手中仿佛有了生命,游走于病患的体内,为他们带去希望和生机。一梦醒来,我的嘴角还挂着甜甜的微笑,仿佛已经预见了自己的未来。

然而,命运却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给了我沉重的一击。正式交表那天,我突然被校长拦住。他亲自对几个重点学生的志愿进行审核把关,而我正是其中之一。校长仔细看了看我的志愿后,变得异常严峻起来。他有些激动地对我说:“你是我们学校的尖子生,肯定能上一类,怎么连一类的志愿填都不填啊?一类学校的录取率可是考核学校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啊!”

我反复向他解释,我只想读同济医大,那里有我的梦想和未来。但校

亲情家事

小孩子间的那点事

□ 管洪芬

去接儿子放学,没等儿子近到我身旁,我便一眼看见了他手臂上新添的几道血痕子,忙问怎么了,是和人打架了吗?儿子倒也不避讳,跟我直言说,倒也不是打架,只是和人吵了几句嘴,然后互相推搡了几下……推搡几下能推搡成这样,我看着他手臂,是又惊又恼。

再三追问下,儿子才说,是因为那人说他坏话,他听到了,上前理论几句,然后一言不合就这样了。在我心里,儿子从不是个惹事的人,但绝对不会吃亏的性格,他这么说这事肯定是真的,只是对方怎么可以把人的手臂挠成这样!

我脑子里闪现出以前的一些经历,以前儿子也有和人产生过争执,很多时候并不是儿子的错,只是对方报告了老师,然后老师来告诉家长,便成了有理的一方,闹得我变成过错方总是道歉赔偿一条龙。这会儿自己孩子受伤了,我就想着我也要告诉老师,我也要人家向我道歉,总不能我们永远在劣势遭人“讨伐”?

我向儿子表明了我想,原以为为儿子会举双手赞成,谁知儿子听着我的话一下子笑了。他说,为什么要告诉老师啊,这不是很平常的一些小摩擦吗,你忘了以前在《父与子》里看到过的那幅漫画了?我疑惑,什么漫画?儿子看我想不起来,笑得更厉害了,他说,妈妈,你忘了吗,里面有一

组漫画,也是两个小孩子打架,然后孩子又各自回家告诉自己的家长,家长为了给自己孩子出气那是吵得不可开交,甚至直接上了手,但是孩子呢?两个孩子早忘了两人之间的恩怨,也顾不上双方大人的争吵,他们早又玩到一块了……

儿子说,你们大人哪懂我们小孩子之间的事啊,你只看到我手臂上的血痕子,你却不知道我早与他好了,而且……儿子打开书包的一个侧袋,从里面掏出四颗红枣,说:他已经认识到他的错误了,他不仅向我道了歉,而且还给了我四颗红枣,说让我吃了补补血。

挠了人,给四颗红枣,吃了补补血?好小众的话语,但就是这样的话语,让我一瞬间哑然失笑。是啊,小孩子在一起哪有不吵架的?吵过架,孩子们自己已经和好了,大人还掺和个什么劲?更何况,只有我知道,当初我看《父与子》这一组漫画时是多么认同这漫画诠释的用意啊,可如今同类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又是怎么了?

我忍不住抚了抚儿子的头发,心想:确实,何必去介入孩子们的纷争,他们有能力解决的便由着他们自己解决,像儿子说的,吵吵闹闹,磕磕碰碰,又迅速和好,本就是小孩子天性,大人的思维模式,又哪懂得小孩子之间的事呢?

高考志愿的遗憾与永恒的痛

□ 明伟方

长却听不进去,非要我重新填上一类学校的志愿。拗不过校长的苦口婆心,我赌气似的将一类学校随便填了一通,心中暗想:反正我不想上其他学校,不被这些一类学校录取最好,那样我就可以安心地 go 上我梦想中的同济医大了。

然而,就是这样草率填报的志愿,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最终,我被一所重点工科大学录取,专业是机械工程——一个我根本不感兴趣的领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那份原本应该喜悦的心情被深深的遗憾和无奈所取代,我心中那个美好的医学梦在眼前破灭,化为了泡影。

大学期间,我努力尝试去适应新的环境和专业,但内心深处的遗憾和伤痛却始终无法抹去。每当我看到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救死扶伤,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羡慕和失落。那种感觉,就像是一把尖刀在心头轻轻划过,虽不致命,却

百家笔会

站在岸边,水雾扑面,奔腾的浪花犹如雷鸣贯顶使人不敢靠近,似乎一旦靠近就会随着那层层飞浪跌落万丈深渊。

滴水穿,海枯石烂并不是传说也不是神话。

《淮南子》中对黄河瀑布有此描述: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原来古人诚不欺我!脚下的河床,是历经多少岁月,历经多少次黄河流水的冲刷才有了如此的窟窟窿窿,沟沟坎坎。那尖尖的岩石边沿也许就是在这一日又一日的冲刷中被齐齐切去,而又被千万万年的流水濯濯而成。水至柔而至刚,老子有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黄河之水从不畏惧山石的阻碍,她在身边青山、脚下岩石的夹击下,上下左右奔突,历经千年万年,终是奔流不息流向远方。

痛彻心扉。

草率填报志愿,给我留下了一生的遗憾和伤痛,它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关键抉择有多么重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改变整个命运的走向。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会回想起那个美好的梦,以及梦醒后的无尽遗憾。那些情感上的波动和挣扎,如潮水般涌来,让我无法释怀。

如今,虽然我已经在机械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那份对医学的热爱和遗憾却始终如影随形。我时常会想,如果当年我能坚持自己的选择,现在的我会不会是一名优秀的医生,在无影灯下实现自己的梦想呢?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努力前行,让自己的生活不再留下更多的遗憾。同时,我也希望我的经历能警示后来者: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慎重抉择,不要让草率的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有些遗憾,是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痛。



黄皮熟时

□ 苗夏溪

周末一大早,我和母亲去看舅舅。一进她家小院,就瞧见院里那棵黄皮树,树枝都快伸到院墙上了,树上挂满金黄的黄皮果,密密麻麻的,风一吹就轻轻晃悠。舅舅出来迎接我们,笑着说:“来得正巧,今年头茬黄皮熟了,快尝尝。”

黄皮树不高,我踮起脚,伸手就能摘到最饱满的那串果子。指尖碰到圆圆的果皮,酸甜的味儿就钻出来了。咬开薄薄的皮,汁水一下进到嘴里,又酸又甜,咽下去后喉咙里还留着甜味。母亲也摘了几个拿在手里,轻声说:“跟咱家那棵树结的果子,味道一模一样。”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想起老家门前的那棵黄皮树了,树干上还留着我和弟弟小时候比个子刻的印子呢。

春日里,黄皮树米粒大的白花怯生地缀满枝头,风一吹,便簌簌落在青石板上,引得蜜蜂嗡嗡地打转。

待到盛夏,树冠上挂满成串的黄皮果,像缀满金色铃铛,在绿叶间晃出细碎的光,连路过的麻雀都忍

不住落下来啄两口。守在树下的外婆挥舞着竹竿赶走麻雀,嘴里还嘟囔着:“这些贪吃的小家伙!”

父亲把长梯倚在黄皮树上,爬上长梯,枝叶沙沙晃动,紧接着“啪嗒啪嗒”,熟透的黄皮果成串坠落,在垫着草席的竹筐里溅起细碎声响。高处的黄皮果够不着时,父亲用镰刀轻轻一勾,金黄的果串便打着旋儿,穿过层层绿叶飘向地面。竹筐的黄皮果渐渐堆成小山,父亲喊了声:“娃们,接着!”一串黄皮果如绣球般抛向树下,弟弟没接住,果子滚进草丛,小猫立刻追了上去。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能理气止痛。”黄皮果,性平、微温,味苦、辛、酸,有消食化痰、理气功效。母亲也知道黄皮的功效,所以她从来不管我们吃多少,还总说:“黄皮果是好东西,多吃点!”

要是黄皮果吃不完,母亲就会做成黄皮干。她把黄皮果挑拣干净,在大铁锅里放冰糖加水煮开,再把黄皮果倒进去煮。锅里冒着热气,满院子都是果香味,我和弟弟就

林语堂在《吃草与吃肉》一文中,把动物分为吃草与食肉两种。吃草动物,只管自己的事,故温和善良;食肉动物,专管别人的事,故奸险且长于算计。

这说的是动物,也是人。人有“吃草”的,以草为生,只需贴近大自然,无争无斗,故大多温和善良。人,也有“食肉”的。以“肉”为食,自然要擅长捕猎。捕猎之道,侵略与算计缺一不可,故多富进攻性。

但人之复杂,往往不在于非此即彼的截然分明,而是有彼有此的相融相合。食草与食肉,有时并非将人分为两种群体的标准。相反,却能在一个人的身上共存共生。

食草与食肉,跟人的年龄有一定关系。

人在年少时,大多是属于“食肉动物”。满腔的雄心与抱负,让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攻城略地,意气飞扬。要想吃“肉”,努力打好根基,培养实力,这是其一;看清形势,找准风口,进退应付,算计指挥,这是其二。要成功“食肉”,两者不可或缺。

可随着年岁渐长,心态日渐平和,不少人又从“食肉”转向了“吃草”。

食草者,平平淡淡,不紧不慢。人有了岁数,去浮躁,存平和,日子也慢慢得了地气。年少时奔走呼号,攻城略地。及至岁数渐长,更愿意在日子里多做些减法,搬去浮躁,仅家人几个知己二三,于大自然中共品“草香”。

食草者为素,食肉为荤。现代研究早已表明,一味食草或食肉,都有违健康之道。人要健康,就得荤素搭配。将两者截然对立,或者本末倒置,最终都会得不偿失。

这是健康之道,亦是人生之道。过日子,就得融会贯通。该“食肉”的年纪,高奏凯歌固然要紧,也别忘了搭配“吃草”,留三分清醒与平和。及至年岁渐长,“吃草”虽是生活常态,但也别忘了搭配“吃肉”,留点进取心,以免生活沦为一片死水。

“草”与“肉”,俱是人生味。搭配得当,方能体会人生乐趣。

吃草与吃肉

□ 郭华悦

守在灶台边,看着黄皮果在糖水里翻滚,慢慢变得透亮。煮好后,母亲把果子铺在竹匾上,每天早上端出去晒太阳,傍晚再收回来。等果子晒得缩成深褐色的小果子,吃起来可甜了,能一直吃到秋天。

要回家的时候,舅舅拿了个竹篮,让我们多摘点带回去。竹篮沉甸甸的,装着舅舅给的黄皮果,也装着两家人这么多年的情谊。

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山往后退,我拿起一颗黄皮果。这小小的果子,薄薄的皮下面,果肉晶莹剔透。有些味道,早就钻进心里了,不管走多远,只要一吃到黄皮,老家那棵黄皮树,还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就全浮现在眼前了。